

现代文学名家名作

赵树理是作为「一个在创作、思想、生活各方面都有准备的作者，一位，在成名之前已经相当成熟了的作家，一位具有新颖独创的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」进入文坛的。

赵树理

小说名篇

小
说
名
篇

现代文学名家名作

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赵树理小说名篇

(下)

ZHAOSHULIXIAOSHUOMINGPIAN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赵树理小说名篇/赵树理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 2005. 1
(现代文学名家名作)
ISBN 7 - 5387 - 1948 - 2

I . 赵 … II . 赵 … III . ①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②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 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07552 号

现代文学名家名作——赵树理小说名篇

作 者：赵树理

责任编辑：赵 岩

装帧设计：四维奇方工作室

出 版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发 行：时代文艺出版社

印 刷：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850×1168 毫米 大32开

印 张：25

字 数：650 千字

版 次：2005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：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

书 号：ISBN 7 - 5387 - 1948 - 2

全套 16 册定价：480.00 元

表明态度

这是我一九五一年夏天在山西长治专区草拟的一个电影故事，后来因故搁置，今天看来也还可以当个故事看看，所以又把它拿出来了。

一

太行山区有个贫农名叫王永富。他在一九四三年春天，才从减租运动中得到一部分土地和半个耕牛。他正准备春耕，偏碰上日军到他村里扫荡。他是村里的武装主任，领着民兵掩护群众退到深山里，全村人口没有一口损失，可惜把牲畜藏在另一个山洼里，被敌人发现，全给拉走了——他自己的半个牛自然也在内。

直到立夏，敌人才退走。这时候，正应该抢种，可是全村没有一头牲口。贫农中间有个李五，想了个抢种的办法，是用四人拉犁、一人扶犁、儿童跟在后边随犁下种。大家觉着这个办法能用，就分头碰组，进行抢种。

武装主任王永富和民兵铁柱、金柱都并入李五的一组，共同推选李五当组长。李五老婆也是个会种地的，在耕地时候由她扶犁，由李五、永富、铁柱、金柱四人拉犁。李五老婆一边扶着犁，一边用“吁吁、窝窝”喊牛的口号向他们四人开着玩笑。李五的女儿腊梅和永富的孩子小春，那时候都是十三岁的

孩子，两个人跟在犁后边随犁下种，有时候互相争夺起来，李五老婆还得给他们说和。

从这时候起，村里就成立了好多互助组，以李五这一组算模范；几年以后，这个组增加到十几户，仍选李五当组长。

后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，自卫战争的战线也渐渐离得远了，生产提高了，财富增加了，村里买牛的、置车的、修房的、打井的也慢慢多起来。李五组里的组员有好几户买了牛，数永富的牛大。

永富的孩子小春与李五的女儿腊梅同在一个组好几年，感情很好，到一九五一年春天，两个人结了婚。

这时候的王永富，经济上也宽裕了，孩子长大了，并且娶了媳妇，便觉得革命成了功，因此又觉着这时候参加互助和担任干部工作都成了累害，只是自己入过共产党，背着个进步名号，有些退坡的话不好说出口来。

永富老婆是个心地窄小的人，吃不得一点小亏，谁要是招挂着她一点利益，她就能唠叨好几天——凡是永富不好意思说出口来的话她都说出来了。永富对外人虽然也怪他老婆不该叨叨，不过心里可十分赞成他老婆替他说说：他老婆也很明白他的心思，所以越遭到他的阻拦，就越要多说几遍。这样装模做样瞒不了大家的眼睛，所以凡是谁受过永富老婆的气，背地里都只骂永富。

二

这年^① 春节过后，便要布置春耕。一天夜里，李五组开第

① 就是一九五一年。

一次会，讨论两件事：第一件是本年有没有出组和入组的户，第二件是当前应先做什么活。在讨论第一件事的时候，李五说：“腊梅既然出嫁了，就成了永富家的一口人了，可是永富到县里开会还没有回来，不知道他是不是还让腊梅入互助组。”小春说：“那还成什么问题？”李五老婆说：“亲家现在的脾气变得有点古怪，还是问问他吧！”腊梅说：“我是青年团支书，事事应该争取模范，不能因为结了婚就退步，不过为了尊重老人家，应该问他，想他也是村干部，没有不答应的！”在讨论第二件事的时候，决定先给铁柱家的沟地补壑子——因为这时候的地里还没有完全解冻，别的活都还不好做。

三

其实这天晚上当他们才集合起来开会的时候，永富已经从县里回来了，只是他已经觉着互助组讨厌了，所以故装不知道，吃了一碗剩饭，就匆匆忙忙睡了觉。

第二天早晨，腊梅见了永富，还没有赶上问他入组之事，永富先从衣袋中取出一封信来递给腊梅说：“团委通知你叫你今天到区里去开会！”腊梅一边接信，一边问“什么事”，永富说：“无非是什么‘抗美援朝’‘加紧春耕’一些烂扯淡话！有什么要紧事？”看他说话的神情，好像十分疲倦。腊梅见他这样，实在想批评他，只是才过门的新媳妇要批评起这位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的公公来，估计他受不了，所以只皱了皱眉头，便去拆看方才收到的信。腊梅看了来信，自言自语说：“这次会要开三天！”永富说：“开吧！有什么法子？一年尽开会，什么也不用办了！”腊梅又问他入互助组的事，永富还没有答话，他老婆就抢着说：“你们三个都参加了互助组，家里的事叫谁做？喂猪、

喂牛、做饭、碾米、磨面，没有娶媳妇由我一个人顶，娶了媳妇还要让我顶吗？我做够了！家当将来都是你们的！我再不给你们当这老牛！以后我什么事情都不管了！”永富和腊梅说：“先开会去吧！回来再说！”腊梅没有再说什么，只是微微摇了一下头，就打起自己的背包到区里开会去了！

四

按几年来的习惯，互助组上地时候是打钟集合，一组一个地点。李五组的集合地点是村里一排白杨树下。腊梅起程之后，村里已经打了钟，李五组的人陆续来到白杨树下，只是小春没有来，等了很久仍没个踪影。一个青年说：“让我去看看！”说了便往永富家去。他走近永富家门口，就听得小春和永富老婆母子们争吵，只听见吵得很凶，却听不清吵些什么，赶走到跟前，见小春和他妈两个人共同拉着一条牛缰绳，一个往里拉，一个往外拉，把一头老大牛拉得不知道该怎么走才好。

386

五

原来腊梅走后，永富老婆怪永富说：“咱家有地、有人、有牲口，好好蒙住头种咱自己的十几亩地，多么自在？你们老的小的，每天起来开会呀、互助呀，尽和别人打哈哈！花了几十石粮食买来个好牛叫给大家支差！互助对咱有什么好处？”永富说：“多年来弄成这种关系了，我有什么法子？难道我能说出退组的话来？”“只是你舍不得丢开你那宝贝组！你要是舍得，还用得着你说话吗？只要你不管，我就有办法！”“好！以后我能

不管就不管！就看看你的本事！”

六

小春端着碗去送腊梅，送走腊梅后还没有回到家，就听得打钟，所以匆匆忙忙把碗送回去，取了个馒头就往白杨树下跑。他一出门，忽然想起头天晚上决定用他们的牛套车拉石头，这才又返回去到牛圈里牵牛套车。

永富老婆听见牛铃丁咚丁咚响，揭开门帘一看，见小春已经把牛牵出来，她觉着这正是试一试“本事”的时候了。她三脚两步跑出来拦住小春说：“牵牛干什么？”“互助组拉石头！”“不行！你们互助组使牲口没个轻重！去年冬天拉煤，有一次把牛使得满身是汗，你倒忘了？使坏了那又不是三两个钱的东西！”“拉轻些就是了！”“不行！”“我已经答应下人家了！”“我没有答应！你也没有问过我！”小春见她不放，就向着屋里喊：“爹！我妈不叫牵牛！”永富半天没答话，小春又喊了一声，才听他慢腾腾地答应了一声“我不管”。小春急了，便要把牛强往外拉：他妈夺住半截缰绳往里拉。就在这时候，组里那个青年就跑来了。

387

现代文学名家名作

七

这个青年见永富老婆不放手，劝了一阵也没有用，才又想到先把这情况汇报到组里，可是等他回到白杨树下，全组人走得一个也没有了。

Xian dai wen zue ming jia ming zuo

赵树理小说名篇

八

这位青年随后赶到给铁柱家地里补壑那个工作地点，见大家正在沟口一堆乱石头中间，有的用铁条撬着转石头，有的用铁锤打圆石头，打成有棱有角的……只听得滴里打拉丁令当郎……凑成各种音韵，赶到看见这位青年没有叫来小春，大家都停住手来问，各种声音都停止了。

李五问：“怎么没有套得车来？”青年把小春母子拉牛的事情向大家说了，大家就乱纷纷地议论起来。铁柱说：“我早看透了：他自从买上好牛就想往外扭，如今娶过儿媳妇了，越发用不着人了！我看他迟早要有扭出去的一天，不如请他早点走开干净一点！”其他好几人都说“对”，还有一个人补充说：“省得他老婆每天叫喊着说她吃了亏！”铁柱说：“咱们全组人差不多都在这里，大家可以民主决定一下以后要不要他！”又有好几个人赞成这个意见。这时候小春一个人也正无精打采赶来，听了铁柱的后半截话，已经明白是什么意思，觉着窘得很。李五接着铁柱的话说：“不要那么着吧！他近来的脾气虽说有点古怪，不过究竟还是咱村里一个老干部，又是咱组里一个老组员，这样决定也太随便一点！依我说，咱们今天晚上细细了解一下情况，看问题究竟在什么地方！”铁柱说：“问题很明白：就是发了财看不起人了！”停了一下，他又说：“也好！今天晚上叫他表明一下态度，或长或短叫他亲口说上一句！”李五老婆说：“小春！惹不了你娘算了！等我回去再跟她说，你先去把我那个小老鼠牛套得来！牛小了不过多拉几趟，活儿照样能做！”小春这时候正想躲开大家的议论，听了这话，便赶快回去套车去了。

九

晚饭时候，小春和永富说：“今天因为我娘不叫赶牛，大家对咱很不满意，要不是组长说了些好话，大家就要决定叫咱们出组！”永富说：“出组就出组吧，难道我还想在组里占他们的什么便宜？抬脚动手就拉我的牲口，用我的家具，我还没有说过话，他们倒还有话说？随他们的便，出组就出组！这又不是我提出的！”小春还没有来得及答话，组里一个青年就跑进来喊：“永富叔！互助组开会哩！”永富说：“我听说组里要开除我，怎么又来叫我？当初成立互助组的时候，是我把他们组织起来的；如今他们本事大了，会开除我了！回去告组长说！我不去！让他们开除吧！”

十

青年回到李五家，见组里人差不多集合齐了！就把永富说的话学给大家，引得大家又纷纷议论起来。铁柱说：“你们听！明明是他要往外扭，还要倒抓三分理！他也不用卖老！他把我们组织起来是叫我们同他拉犁，如今他买上了四条腿牛，自然用不着咱们这些两条腿牛了！我担得起名！就算我要求开除他！这次不说个清楚，以后不好干活！他不表明态度我表明态度！有他我不干！”有几个比较急躁的人跟着铁柱说“我也不干”，“我也不干”，虽然有几个党团员主张再去说服，可是大多数都不同意。李五说：“大家不要生气！有他没他咱们总不能不互助！明天咱们该干什么干什么！他要一直不来，咱们以后就不

要他！”

十一

散会后，李五老婆跟李五说：“亲家的思想越来越坏，哪里还像个共产党员？依我说，你这会再去找他谈一谈，无论如何，明天叫他到地里去解一解这个疙瘩！”李五说：“他不能从思想上检讨自己，问题就不好解决。他的思想早就变坏了，支委会和他谈过几次都没有用，我去说能有什么效果？我看还是先回报支部，让支部结合着今天这件事再和他谈一次，看怎么样！”“倘或今天晚上谈不通，明天他仍不上地，不就弄僵了吗？”“自然最好是今天晚上谈通，不过实在要谈不通，僵也只好僵了。我去试试看。”

十二

这天晚上，小春回去后想挽回僵局，试探着劝永富第二天到组里解释解释，可惜永富不但听不进去，反而跟小春说：“什么群众影响呀，进步呀，积极呀，都不过是在开会时候说说好听，肚子饿了抵不得半升小米！你也是二十多岁的人了，遇事也该先算算自己的账！”说到这里，突然有个人闯进来把他的话打断。来的人说：“支书叫你去谈话！”永富很厌烦地说：“这一定又是亲家多事！屁大点事儿也要报告支部！谈什么话？迟早还不是叫我检讨思想？”他虽是这么说着，还是跟着来的人到支书那里去了——因为他虽然早就不想做工作，可是还想保留党员的称号。

十三

永富到了支书家，见李五早坐在那里，就用半开玩笑的口气说：“亲家又告我的状吗？”支书说：“这不是谁告谁的状！党员身上出了问题，难道不应该先报告给支部知道吗？”永富见支书认真起来就不说话了。李五说：“亲家来了，咱们就正经谈谈吧！倘或今天晚上谈不通，俺亲家明天不去地，事情僵下来，就不好解决了。”支书先让李五把事由交代明白，又问永富事实有没有出入。永富说：“事实差不多，只是他们大家要开除我，责任怎么能推到我身上？我老婆又不在组里，她的话怎么能代表我？他们既然要往外挤我，我勉强留在里边，对组里也没有好处，我看不如我干脆退出来，省得以后再发生麻烦。”支书说：“一个党员为了几句闲话退了组，你估计在群众中间会发生什么影响？”永富说：“在一处合不来，影响不更坏吗？”支书说：“为什么偏要‘合不来’呢？”永富说：“大家想往外挤我，怎么能合得来呢？”李五见永富硬要把错误往大家身上推，便也很认真地说：“亲家！咱们都是党员，说话要说真的！让我用咱们上党课听来的一句话：‘看问题不能光看现象，要看本质。’说真心话，咱们组里有哪个人真想把你挤出来吗？谁也看得明明白白是你往外扭，你强抓上个理由哄得过谁？”支书接住李五的话说：“永富同志！这和前几天支部要你检查思想是一个问题。一个人的思想处处表现在行动上，那是瞒不过人的……”永富没等支书再往下说，就发了脾气：“人家要开除我也成了我的思想问题了吗？这个我一点也不准备接受！党章上又没有规定非参加互助组不行！”支书说：“永富同志！这像一个党员对党说话的态度吗？”“谁要说我思想上有问题，我就是这个态度！”

你个人的意见不能代表党！”“那还谈什么？支部没有改选以前，我可以代表党和你谈话！你既然声明你要用这种态度对党，我也代表党正式通知你：今天不和你谈了！等明天召开了支部会再向你谈吧！”永富气昂昂地走出去，走到门外还说：“支部大会也只能按党章办事，不能拿大帽子扣人！”说着就走远了。

十四

这一夜永富心里很烦，直到鸡叫也没有睡着，等到快睡着了就听见村里打钟——因为天已经明了，互助组又该集合哩。

小春一听见打钟，急忙穿上裤子、披了衣服、拿上家伙跑到白杨树下，可是他起得迟了一点，别人都已经来齐了。有个组员问小春：“你爹哩？”这一问，才问得小春想起头天晚上的事来，就随口答应说：“各人管各人！”打钟集合已经成了好几年的老规矩，小春在头天晚上睡觉以前虽然也想起他爹的事，可是到了在梦中听到钟声就又忘了，连什么也没有赶上想就跑到白杨树下来了。铁柱说：“小春倒是个好孩子！”又向小春说：“不过你爹要不参加，你又不能把地带来，还怎么互助哩？”好几个青年七嘴八舌向小春说：“小春！你参加你的！不要让你爹把你拖住了！”“不带地也没有关系，以后再说！”“青年团员要做互助模范！”……小春对这些意见都很赞成，随着大家就出发了。他们才动身，就听见永富赶来喊叫：“小春！你不要走！咱家没有煤烧了！先去给我拉一趟煤！”小春没有应话，一个青年低声说：“十五以前拉了两车煤，才十来天就烧完了？瞎扯！”永富虽然又喊了几声，可是谁也没有答应，只觉着他的喊声越离越远。

十五

早饭时候，小春回来吃饭，他妈说：“既然有本事，就不用回来吃我的饭来！”永富说：“这倒也很好，吃上自己的，去给人家干活！”永富的话，对小春是个很大的打击——他妈那么说，他听惯了，也不觉奇怪；可是他爹这个共产党员也能直接说出这样话来，是他想不到的。小春本来想问他“这像共产党员说的话吗”，可是因为有父子关系不便这么说，就绕了个弯子说：“我是个青年团员，不能让村里人骂我落后！”这句话果然说得永富马上接不上话来。永富老婆倒没有这些顾忌，她立刻顶住小春的话说：“你那青年团怎么不管你吃饭？”小春说：“我也是个成丁的小伙子，哪一天也没有窝过工，难道连饭也不应该吃了吗？”他妈说：“你也不用种我那地，就凭你那小伙子到别处吃去吧！”小春说：“平分土地时候是每人一份！我就要吃我那一份！”永富听了这话，好像抓住了洋理，就变了脸说：“有你一份你拿走！我不沾你的光！把你养活大了！你会跟老子要一份了！”他老婆说：“拿走？说得倒容易！咱俩死了都是他的！如今且不能由他！”“地是天生的！人人都有份！我想要就得由我！老规矩行不通了！”……一片嚷嚷，越吵越凶，惊动得外边人跑来解劝，劝了半天才停下来，不过这顿早饭三个人谁也没有吃饱，大白天三个人都躺在家里，谁也没有做活。

永富苦闷了一天，到夜里又被支部大会追究了一次思想，觉得气不平，死不肯认错。最后支部决定给他留党察看处分，回报了上级党，请上级党批准。

又一夜过后，全家还是那样呕着气：永富老婆做饭只做两个人的，小春拿了个小锅自己另做一锅，耳鬓相磨，互不说话，

外院邻家劝不下他们，也各自回家不再过问。

十六

下午，腊梅就从区上开会回来了。

三天前腊梅到区团委会开会，第一天上午听了团委书记“结合抗美援朝开展爱国主义生产”的报告，下午各村团支书、支委分组讨论，在讨论中，彼此挑战应战。腊梅是全区的模范书记，在第二天早晨汇报的时候，订出计划向全区挑战；其他村有好多人也各定计划向她应战，赶到夜里她就收到十几份应战书，除了满意，还想到责任重大，松不得劲；第三天（就是今天）上午听完总结，下午就回来了。当腊梅在大会上向全区挑战的时候，正是永富夫妇头天吃着早饭和小春吵架的时候；赶她收到挑战书，又正是永富在支部大会上受到大家批评的时候。

十七

腊梅回到家，太阳还没有落。她一进门，见永富坐在桌边不动，永富老婆背朝外躺在床上，小春用一个小沙锅做了一碗多饭还不太熟，灶前放着好多没有洗过的锅碗，就问小春：“怎么这时候才吃午饭？”小春本来有一大堆话要说，可是对着这样的父母说不出来，才故意装作不着急的样子说：“忙得很！”腊梅说：“好！只要咱村各个组都有这样大的劲头，我这个挑战计划就落不了空！”小春忍不住笑出声来——他想“各个组要都有了这个劲头，那就遂了爹妈的心愿了。”腊梅不了解情况，仍然

继续说下去：“不过区团委书记说：‘不要把生产观念弄得太单纯了，一定得和政治、时事、文化、技术各方面的学习结合起来！’”又转向永富说：“爹！我今年还是得参加互助组！团委会的报告说，‘青年团员不但要参加，还要做模范，’他说，‘家里忙了，妇女们可以多帮家里做点事，不过有工夫还是参加到组里活动，一来可以在群众中做些宣传动员工作，二来可以养成集体观念。’我和咱村去的团支委在区上已经订出计划向全区挑战。我们的计划是发动全村团员和青年积极分子人人参加互助组，识字的每天在休息时间给组里人读报，发动每个团员都帮助组里完成增产计划，上夜校每个团员都争取先到……我也不细念了，一句总话：事事争取做模范！”又从衣袋里取出一叠信件来说：“这是各村的应战书。人家都要跟咱村比赛！这次可要好好搞，搞坏了可不是玩的！”永富听了没有说一句话。腊梅扭过头来看了看小春，小春也没有说话。永富老婆本来是脸朝着墙躺着的，一听到腊梅的话，就把床头上的被子拉开了盖上耳朵。腊梅一个人转着圈子在屋里打量了一会，结果也看不出个头绪来，就自言自语说：“怎么大家都不说话？”仍没有人答应。腊梅又察看了一圈子说：“奇怪！出了什么事？问问我妈去！”说着便走出去。

小春忍了三天气，早就盼着腊梅回来和腊梅谈谈，可是腊梅回来了又不便谈；赶听了腊梅说出在区上挑战的情况，十分佩服腊梅的见识，有心称赞几句，觉着不是个说话的地方；等到腊梅走了，他又想：“已经得罪了爹娘，为什么又要冷落了腊梅呢？不如赶到她妈那里和她谈谈！”想到这里，就叫着腊梅跑出去。

十八

小春追着腊梅跑到李五家，李五老婆早在家里做饭^①，三个人把近三天的事谈了个明白。李五老婆问小春的主意，腊梅说：“不怕！老人们管不了我们的事！我们该怎么干怎么干！”李五老婆说：“你这小鬼说得倒容易！家产在老人手，你们没有地怎么参加互助？”小春说：“土改时候一人一份！我把我那一份分出来！”“他们愿意？”“管他们愿意不愿意！我要求村公所替我要！”腊梅略略想了一下说：“要得！咱们马上找村长去！”小春拉住腊梅的手说：“走！”李五老婆拦住他们说：“等一等！不用那么急！这办法我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！这是他们对不起孩子，不是孩子对不起他们！不过等你爹回来商量一下，晚上再去不好么？”腊梅说：“晚上还要开团员大会！”“晚上顾不得明天也不算晚！这又不是什么紧急大事！”腊梅又略略考虑了一下说：“也好！”又向小春说：“我看你也用不着再到家里和他们生气。把咱们的铺盖搬过来，就在我妈家里住，让他们老两口清静一点！”小春答应着就去搬铺盖去了。

十九

当小春叫着腊梅跑出去的时候，永富独自说：“好！都走吧！媳妇也走了，孩子也走了！”永富老婆听永富这么一说，揭了被子爬起来跑到窗前看动静，不过她起来得晚了一点，孩子、

① 参加互助组的妇女往往都只做半晌地里活就要回家来吃饭。